

完全版

刀 狂 塵

第十六卷

夜

叉

風
除
九
霄
就
以
驚
一
運
風
雲
便
化
金
麟
豈
是
池
中



马荣成 著

远方出版社

風 雲

⑥

夜 叉

马荣成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内容简介

这是十二本《风云》之中写得最好的一集。它描述一个有良知有同情心的少年，怎样为同情一个弱女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功名利禄而被武林恶势力逼成了一个夜叉般的亦正亦邪之人。

有希望成为第四天王的断剑下山买衣，被无依无靠的可怜盲目女引动同情心，竟得夜叉池中的血红夜叉之助功力暴涨，血红夜叉行刺雄霸被打成重伤时，他又救走夜叉，为使盲女治愈眼疾，他本想偷雄霸的铁尸雄蚕，却对聂风的友情而犹豫不定，以至铁尸雄蚕被小人偷走。受到凌辱的断浪为了伸张正义，只好成为夜叉，并在聂风与步惊云挡道时毅然出手袭击聂风，免了二人之为难处境，断浪也因之成了武林公敌，被迫远走塞外。……

武侠小说中写兄弟结义之情最好最动人的，当推此书。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断浪——其父南麟剑首与聂风之父聂人王比武同时
陷身于凌云窟中，断浪与聂风落入大江，同
时被雄霸收留，却为马夫，聂风有感二人身
世相同，结为兄弟。本集主要写断浪怎样
因同情一个盲女而被恶势力迫害成了一个
夜叉式的亦正亦邪的武林大高手。

秦宁秦佼——天下会教众，小人，陷害断浪者。

盲女玉儿——孤女，以做夜叉脸谱为终身依托。

玉三郎——盲女之叔，誓杀雄霸之复仇者，为增功
力，不惜投入夜叉池变作夜叉。

聂风——断浪结义兄弟

雄霸——天下会掌门，偏执狂。

目 录

第一章 我卖掉了英雄	(1)
第二章 孤 星	(54)
第三章 无名一岁	(114)
第四章 无名十一岁	(121)
第五章 无名十六岁	(152)
第六章 剑 魂	(180)
第七章 大剑师传奇	(195)
第八章 英雄低首	(215)
第九章 火 凤	(236)

第十章	最后的秘密	(254)
第十一章	家	(270)
第十二章	惊艳一招	(299)
第十三章	缘何无名	(344)
第十四章	万剑轮回	(357)
第十五章	杀 情	(1)
第十六章	最强对不败	(40)
第十七章	战吧战吧战吧	(64)
第十八章	狂傲一生	(102)

目 录

第一章	四大天王	(131)
第二章	伤 痕	(150)
第三章	夜叉池	(171)
第四章	夜叉一八六八	(191)
第五章	嫁 衣	(212)
第六章	变	(227)
第七章	天 医	(253)
第八章	死神的心	(272)
第九章	去留肝胆两心知	(294)
第十章	葬 身	(314)

目 录

第十一章 诀别也是朋友 (335)

第十二章 来不及恋爱 (354)

第十五章 杀 情

岁月催人日夕老。

朝为青丝暮如雪，

红尘匆匆，晃眼三年，

对于快乐的人来说，是成长了三年。

然而对于不快乐的人来说，可又已老了三年……

应雄在这三年当中，是快乐？抑或不快乐？

是成长了？

还是老了？

距无名入剑宗三年后的慕府。

仍是早春时分。

这天，还是一年之始的第十日，是为“初十”，还未至“年十五”的元宵佳节。

宏伟的慕府里外，却早已四处彩灯高挂，一片喜气洋洋，慕龙是在预先庆祝即将降临的元宵佳节？

抑或，是预先庆祝也密谋了十多年的计划即将“大功告成？”

此刻，曾是一代名将的慕龙，却已坐于慕府庭园那广阔的荷塘小亭之上，引壶畅饮，与他一起把酒谈欢的，赫然是——

那个鸠罗公子与曹公公！

但听慕龙豪情笑道：

“好！一言为定！鸠罗公子！我们筹备了几近二十年的计划，就在五日后的元宵佳节正式实行吧！届时，你便差遣你那百名金人高手，与我子应雄会合，再一入宫胁迫那狗皇帝签下割地条约吧！”

什么？原来慕龙已与鸠罗公子等人约定于元宵造反？那，应雄如今的剑艺与武功，是否已到了足够造反的境界？

鸠罗公子笑道：

“唔！慕将军果然爽快！不过，请恕鸠罗直言提点，据曹公公收到的消息，中原狗皇帝最近差使一名非常能干的探子，外号‘长江’，正在密切调查各种秘密谋反勾当，你与你子应雄可要小心一些，免得给这厮找着什么蛛丝马迹……”

“这个不庸操心！”慕龙答，不期然斜瞄一旁正牛花轻弄的曹公公，道：

“反而，最令人担心的，是曹公公于元宵当晚，是否真的能够灌醉那群守护紫禁城的大内侍卫？”

曹公公闻言却并不恼怒慕龙在质疑他的能力，反而笑得更为妖娆，答：

“这个嘛！慕将军倒是多虑了！每逢佳节，那群什么大内侍卫，警戒之心也会松懈一点，也会乘兴喝一点酒，届时只要奴才在那群饭桶酒中下鸠罗公子给我的‘千日醉’，令公子与逾百金人高手便如入无人之境了。”

“那我们这次的计划，岂非天衣无缝？哈哈哈哈……”慕龙听毕不由大笑起来，曹公公亦与他一起陪笑，只有鸠罗公子，却仍然一面冷静，他谨慎的再问一次。

“是了！慕将军，你子应雄如今的武功究竟如何？是否真

的能当此重任？”

慕龙乍闻鸠罗公子提及应雄，面上竟尔泛起一丝引子自豪之色，悠悠的答：

“请鸠罗公子放心！犬儿应雄据说于机比缘下巧得一绝世神兵英雄剑，以及一段神遇，他的武功，他的剑，恐怕已到了……‘剑道的极峰’。”

剑道的极峰？鸠罗公子及曹公公闻言，当下更为好奇，鸠罗公子问：

“慕将军，三年前我见令郎，早觉他天资超凡，但仅是短短三年时间，令郎却已攀至‘剑道极峰’这未免令人难以置信！可否传令郎出来一见？”

慕龙饶有深意一笑，答：

“不用传了。”

“他，一直在此！”

“他……一直……在此？”鸠罗公子与曹公公极为诧异，连忙游目四顾慕府庭园四周，只见除了他二人及慕龙以外，却不见其他人影，不由惑然问：

“慕将军是在说笑吧？这里四下无人，令郎到底在哪？”

此语一出，遽地，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怪异的声音道：

“鸠罗公子！你，在找我？”

“我就在这里！”

鸠罗公子与曹公公闻声陡地色变，只因这个声音相当怪异，听来虽然有点像应雄的声音，但却像是透过很厚很厚的阻隔而出，难道，在这三年之内，应雄除了武功火速大进之外，就连声音亦有所改变？

不！鸠罗公子及曹公公迅即朝声音出处望去，两张本已

白皙的脸，霎时更白里透青，他们赫然发现，适才的声音原来传自……

庭园内其中一个小荷塘之下！

重重碧水之下！

更令他们震惊的是，就这个语声方歇时，这个荷塘的水面之上，赫然开始像被一股惊世力量硬生生撕开似的，突然从中一分为二！当中竟然露了一道……

阔约三尺、再无池水的空隙！

而在这没有池水的空隙之内，正傲然站着一个相当高大的人！

一个本应仍未沧桑，却又已变得沧桑无限的人！

应雄！

他就傲然站在被其剑气硬生生逼开的两边池水之中！

滴水不沾！

他，还有一头血红色的青发！

天！

他才只有十九岁，便已发红成血？

铁案如山！雄果然如慕龙所言，一直在此庭园之内！鸠罗公子及曹公公简直无法想象，世上竟有人有如此的武功，竟然能练至这个以气慑水的可怕境界！

适才他俩所听到的怪异声音，便是应雄在池水之内，以内力透水传音所致，难怪听来有点怪异。

而此刻池水竟被他分开两边，缘于，此刻的应雄，双手正执着一柄举世无敌的第一神兵——

英雄剑！

他的人已与英雄结合成一体！人剑互通！人剑互是！故

而……

他，亦已是举世无敌的第一剑手！

万剑之皇

但见此刻双手执着英雄剑、以无俦内力及剑气把池水硬生生逼开两边的应雄看来真的异常沧桑。

三年了！这三年以来，他一直亦与无名一样努力不懈，以莫名剑诀融会各家各派的剑法所长，更不断以莫名剑诀增强内力，从不间断，最后皇天不负，他终于自成一帜，因为他深信，只要他愈强，愈无敌，他毕生寄望最重的二弟“元名”若要打倒他，亦必须比他更强！

更无敌！

如果他臻至“万剑之皇”，无名合必须成为“万剑中的神话”，方能击败他这个大哥！

可是，为了增强自己，应雄所付出的努力着实不少！这短短三年，他废寝忘餐，挖空心思，无时无刻不在穷思苦研，目的只有一个，便是如何以莫名剑诀令自己臻至他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境界！

最后，在极度催促自己之下，他终于宿愿得偿！人剑互通！只是，亦付出了不菲代价！

换来了一头令人遗憾的血红头发！

然而，虽然满头红发，再无复他以往那种翩翩浊世佳公子的风姿，再无复他过往那种倜傥风流，应雄却恍似毫不在乎自己的外貌改变，他只在乎一件事！

此刻的他，已经有能力与亦可能变得“极强”的二弟一战！豪情一战！

只要能与他毕生最欣赏的二弟痛快一战，让他这个将会

为世上唾骂千秋万世的大哥看看，他的二弟将变得如何盖世无敌，如何盖世英雄，他，便死而无憾！

一切的牺牲！不义！背叛！唾骂！甚至世人对他少年红发所投的怪异目光，都是值得的！

就像此刻，纵然鸠罗公子及曹公公，正肆无忌惮地盯着应雄那满头红发而发呆，应雄亦毫不介意，他的嘴角，又再次泛起他往常流露的那丝洒脱不羁，但见他猝地双腿一点，身形一纵，他的人与英雄剑，便已掠上池水之上，顷刻之间，池水已再不受随应雄及英雄剑那中举世无双的压迫力，“洪”的一声！被逼开的两边池水，已排山倒海般再度接合起来，回复原状！

鸠罗公子及曹公公呆呆看着已跃回园内的应雄，只见他适才虽藏身水中，惟此刻居然滴水不沾，显见内力修为非同小可，更见他此刻浑身在散发着一股令人喘不过气的皇者剑气，向来漠然并自负的鸠罗公子，亦不由讷讷的问：

“慕……应雄，原来……你真的一直在……园中？你…为何要藏身水中。”

应雄连底眼尾也没望鸠罗一眼，冷冷的道：

“因为，”

“我在练剑。”

“你到底在练什么剑？”

应雄终于缓缓回过脸，定定的看着鸠罗公子及曹公公，似乎为他俩对其目前境界的无知而感到哂笑，他一字一字的答：

“我练的剑，唤作——”

“杀情！”

“适才的一招，正是我杀情剑中足可逼水成空的——”

“杀水分金！”

“杀情？原来，应雄在这三年内，以莫名剑诀自创了一套杀情剑？”

只不知，剑虽杀情，握剑的万剑皇者……

最后又能否杀情？为要成全“他”而杀绝亲情？

鸠罗公子与曹公公虽为应雄此际的剑道境界而震惊！惟其实是惊喜交集！鸠罗公子大笑道：

“好！好！好！好一柄杀情断义的皇者之剑！慕将军，想不到令郎进步惊人，我们的计划若得令郎相助，相信必能事半功倍！哈哈哈哈哈……”

鸠罗说着，曹公公已附和地与他一同狂笑，就连慕龙，亦忘形地笑了起来，只有应雄……

他仍是一脸的冷漠，仿佛，他对他们的什么千秋大业，一点也不感到兴趣！唯一令他感到兴趣的，这世上只有一个——他！

一个他不惜以自己毕生血泪都要栽培他成材的他！

为了他，他绝不管自己将要背负什么遗臭万年的卖国恶名！

名利，比起兄弟之情，算什么？

而就在鸠罗公子等人大笑同时，一个家丁遽地飞奔进来，向应雄躬身道：

“少爷！府外有人找你！”

“谁？”应雄漠然的问，事实上，这三年他潜心苦练，已谢绝一切访客。

那家丁竟不敢直视应雄此刻双目所散发的皇者剑气，嗫嚅的低下头答：

“少爷，找你的人……是一个和尚！”

“一个法号不虚的和尚。”

不！虚应雄当场精神一振！这三年来，他虽然谢绝一切访客，但，不虚是不同的！因为，不虚是其二弟的好朋友！也是他慕应雄的好朋友！

自从无名远赴剑宗学剑之后，不虚于不久后亦返回弥隐寺，发觉其师僧皇果然已经安祥圆寂，就连主持一职，亦由其师兄渡空掌管。

只是，不虚也并不在乎这区区的世间权力！他只是悼念其师生前的慈祥，还有便是希望能圆其师圆寂前对他的一个心愿：

希望他能于无名的一事中悟出他要悟的东西。

应雄与不虚久别经年，此刻乍闻不虚旧地重游，适才冷漠的神色亦一扫而空，他罕有的雀跃，吟道：

“很…好！不虚你这小秃驴，你终于肯来找我慕应雄了！”

“你，仍然视我是朋友！”他如此重视一个朋友，可知无名不在的时候，他艰苦练功的过程有多寂寞！

沉吟声中，应雄已倏然拔地而起，一阵风般向慕府大门掠去。

不消片刻，应雄已掠至慕府大门之前，只见一条与他同一身白衣的人形正背向着他，所不同的，只是这条人影所披的是白色袈裟！

“不虚？”应雄重见故人，异常雀跃，此时，不虚亦缓缓回首。

但不见三年的不虚，已是相当高大，只是一张脸，还是如过往一般祥和，然而，当不虚转脸瞥见应雄之时，平静无波的脸上遽地一变，怔怔的看着应雄道：

“应……雄，你……你的头发……”

他并未把话说毕，应雄已明其所指，苦苦一笑道：

“我的头发太赤？太红？太丑。”

不虚连忙摇首，

“不！丑与不丑，非关乎色相！茫茫世间，一切三色相尽属虚幻，即使今日青丝未白，亦总有一天沦为白雪，区区三千烦恼，又怎及一颗不变不移的‘心’？”

他说着满目怜惜的凝视应雄，问：

“应雄，你的赤发，是因为你过于催逼自己？”

不虚真不愧是一个明白人！应雄只是但笑不语，他不想对任何人说，他曾对另一个他所作的牺牲有多少。

惟是，纵然应雄不答，不虚已然心领神会，他不期然仰天，沉沉的叹了一口气：

“唉……”

“人间情义虽能暖人，亦最磨人。”

应雄不想他长嗟短叹下去，随即岔开话题道：

“是了！不虚，你这次久别来访，所为何事？”

骤闻应雄此问，不虚的面色当下凝重起来，道：

“应雄，你记否三年前我们暂别之时，你曾托我所办的事？”

应雄开始明白不虚此来的目的了，他问：

“你说的事，是我曾托你找的……那个人？”

“嗯。”不虚凝重的答：

“应雄，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你托我找的人，”

“我已经找到了！”